

花集

于良志



飛花集

于良志



海 峡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九八五年·福州

飞花集

于良志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6 7.111印张 2插页 110千字

1985年6月第1版

1985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850

书号：10368·11 定价：1.18元

题 记

在我还是孩童的时代，每年到了和煦的春天，我们这些在屋子里憋了一冬的孩子们，便首先脱掉了沉重的冬装，换上了一身轻俏的单衣，跑到村头、田边和河岸上的柳行里，先折上一枝柳条儿，扭出一支柳哨来，衔在嘴里“吱吱”地吹着，又跑到田野里或那干涸了的河床上，去竞相追逐着、捕捉着飞舞在空中的柳絮；这柳絮虽然比不上其它那些名花贵卉那样娇艳和瑰丽，但她也有自己的特点：洁白、清香、轻盈而潇洒。她的出现，也会给人间带来无限的春意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届三中全会，所制定的方针、路线和政策，像春风一样，吹绿了祖国大地；近年来，你不论走到哪里，到处都会看到一些崭新的景象，到处都会遇到

一些动人心弦的场面和事迹；我的职业是做编辑工作，但是，每当遇到这种时候，我又会情不自禁地产生出写作的冲动。这就是这本《飞花集》的来历。

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这些篇章，虽然称不起是什么名篇或佳作，但我愿她也能像那洁白而淳朴的柳絮一样，让读者从中感受到一点美妙的春意。

作者1984年12月15日于泉城。

目
录

风雨成山头	• 1 •
瓦	• 10 •
沙打旺	• 20 •
闽江春意浓	• 33 •
卧虎岛	• 41 •
奇山佳景人未知	• 52 •
迎着朝霞走来	
的人们	• 61 •
在南去的列车上	• 67 •
海风阵阵吹	
——柳叶岛纪事	• 76 •
杏 姑	• 91 •
登山路上	• 97 •
啊，大海	• 114 •

夜过杨家渡	• 123 •
队长和他的妻子	• 131 •
巍巍的天主峰	• 143 •
水涨船高	• 153 •
“过夏”	• 164 •
车到瓷镇	• 173 •
我们小牛爷	• 184 •
梁	• 194 •
骄傲的蟹爪兰	• 201 •
明湖觅芳踪	
——怀念朱文奇	
烈士	• 208 •
我的两个邻居	• 212 •
鞭子的故事	• 218 •
渔村纪行	• 227 •
溜水长流	• 235 •
桃红柳绿都是春	• 244 •

风 雨 成 山 头

胶东海滨的夏天，既凉爽又美丽。

青山、绿水、村庄、梯田、树木、牛羊……到处都象一幅幅风景画，到处都是那么动人。

中午，天气热了，你跑到大海里面去洗洗澡，游游泳；晚上乘凉，坐到海边的岩石上或沙滩上，让海风一吹，你就会完全忘记，这还是在夏天里……

今年入夏以来，天气特别热，因此，来胶东海滨的客人，也就更多了。我们住的是公社的一个小招待所，这个房间，本来只三个床位，临时却又加上了两张床，住上了五个人。我们这五个人，虽然是来自四面八方，行业也各不相同，但来到这海边，却有一个共同的愿

望，都想借此机会，能多观赏一下这浩瀚而神秘的大海。

一个星期天，骄阳似火，天气更显得闷热。招待所的老毕同志，建议我们弄条船去成山头，游览一下花坨岛。他介绍说，这花坨岛虽然面积并不大，但却别有一番风味；它在大海里，一峰突起，巍然耸立，竟可与桂林山水相媲美；花坨岛又名百鸟岛，上面遍地是花，到处是鸟，大部分还都是陆地上罕见的。……

我们一听这些，心里都高兴极了，恨不得一步就跑了去。但是，老毕同志却又介绍说，成山头这地方，因为山高水深，海上的水流和海下的地势都比较复杂，所以形成这里风大流急，渔民们有个民谣说：“成山头风大，流大，雾大，愁死船老大。”尤其是成山头与花坨岛之间，因为水深、流急，又加上海底下的怪石耸立，海水流到这里，浪花飞旋，好象驴打滚一样，所以当地人也叫花坨岛是黑驴岛。这里行船，比较困难，一不小心，就容易出事儿。

听他这一说，我们的兴致又去了一大半，大家都有点胆怯了。

“不要紧，”老毕同志说：“今天天气很

好，既无风，也没雾，风平浪静，我再去请位有经验的老大给咱们撑船，一般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。”

于是，我们又把全部的希望，寄托到这位船老大身上了。

老毕出去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他说，年富力强的艄工，都出海捕鱼去了，家里只有一位老艄工，今年快七十岁了，大家早就劝他退休，他却高低不肯，还整天和些年轻人在近海上靠着干。这人名叫隋世福，是抗日战争中有名的“海上英雄”。那时，他还很年轻，他带领着几个民兵，曾逮过敌人好几条汽船，对革命作过很大的贡献。这可把敌人气坏了，他们贴出了告示，说“谁能活抓隋世福，赏给大洋十万元”。有一次，隋世福自己，又摇着一只小舢舨在海里巡逻，突然被敌人的几只大船包围了，只隔几步远，敌人高兴地叫喊：“捉活的！捉活的！”隋世福一看不好，便带着一支枪向海里一跳，只转眼的工夫，踪影全没了。敌人正向海底下胡乱打枪，到处寻找他的时候，他却又从一里地以外的海岛上朝敌人打开了枪；敌人一闻枪声，认为是我们的军队来

了，便仓惶逃窜了。所以从那以后，人们送了他个外号，叫“浪里飞”。他对这成山头一带的海性，吃得透透的，他若能给撑船去就好了。

“不过，这老人有个怪脾气……”老毕最后说：“所以我已经打发人请他去了，和他商议商议……”

我们一听，高兴极了。大家都想：若能乘上这样的一位老英雄驾驶的船去花坨岛，那将是多么荣幸啊！

一会儿，浪里飞果然来了。他是个高个儿，却很瘦削。可能是因为长期过着风吹浪打的海上生活，皮肤全是黧黑色。他浓眉大眼，满脸都布满了皱纹，整个面容，显得清癯而冷峻。他光着头，赤着脚，上身穿一件白褂子，下身穿一条黑油裤，因为这油裤特别宽大，差点把他的整个前胸都裹住了。虽然他已经是快七十岁的人了，但走起路来，还虎步生风，仍象个青年似的。

他刚走过来，我们就不约而同地站起来，热情地向他打着招呼。老毕同志笑容满面地向他说：

“老人家，今天这几位同志都想逛逛花坨岛，想麻烦您老给撑撑船，不知……？”

老毕的话还没说完，浪里飞转身就向回走。并怒气冲冲地说：

“没工夫，没工夫，我没工夫！……”

他这个回答，真象是当头一棒，可把我们惊呆了。而老毕却象摸透了他的脾气，他又不慌不忙地叫住了他：

“老人家，先别走呀！您听我说说：这几位同志去花坨岛，并不是闲玩的，他们都有特殊的任务！”

老毕将“特殊的任务”这几个字叫得特别响。

看来，浪里飞的确对这几字特别重视，他听后立刻停住了脚步，又转回身来，开始用惊疑的目光打量着我们。

老毕向我们眨眨眼，又进一步向他介绍说：

“这里面有林业专家，生物老师，有海洋学院的学生，还有作家和画家，他们去花坨岛都有各自不同的任务，都与咱们国家早些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关，您老看看，这趟船开得开不

得？”

“噢，是这样的呀！”浪里飞又立刻退回几步，频频地点着头。接着，他又象给我们解释似地说，“你们知道，现在咱们国家还很穷，可是有些人只知游山玩水……”他顿住了，接着又果断地说，“那么，咱们走吧？”

我们又都很喜欢他这样坦直、爽快的性格。

机帆船都出远洋捕鱼去了，码头上只剩下了几只小木船。又找了一个青年艄工，和浪里飞摇着橹，我们就乘着这样的木船出发了。

俗话说：“中伏天，孩儿脸——说好就好，说翻就翻。”本来，天和海都是一片碧蓝，但我们的船只跑出十多哩——刚到成山头——海上却突然起风了；一群群的海鸥，都把身子紧贴着水面，盘旋着，呼叫着；从东南天上，涌上了一片乌云，遮住了太阳，整个天空，立刻变得一片灰暗。接着，狂风就卷着巨浪，排山倒海地扑来，我们的小船，就在这涛峰浪谷中上下跳跃起来了……

画家晕船了，生物教师也开始呕吐了。林业专家也在船舵里倒下来。连比较沉着的老

毕，这时也变得惊慌起来了，他看着这惊涛骇浪，向浪里飞喊问着：

“咱们是不是向后开吧？”

浪里飞也不作声，他圆瞪着两只大眼，死盯着东南方向的天空，命令我们：

“都到船舱里给我躺下！”随后，他又向那青年艄工大喊一声：“抛锚！”

这时，狂风又伴着暴雨，一起袭来了，暴雨和骇浪绞合在一起，就象一条条白色的巨龙，在呼啸着，咆哮着，拼命地向我们的小船猛扑过来。刹那间，天海完全混成一体，到处都变成了白茫茫一片水的世界了。我们的小船，只在这涛峰浪尖上游来荡去，看来，随时都有被大海吞没的危险。我们几个，都老老实实地躺到船舱里，连气也不敢喘，心都好像已经跳到体外去了。

“不要紧，”浪里飞却安慰我们说：“这是一阵妖风降雨，一会儿就会过去的，海上经常会遇到它。”而他，却象钢铸铁打的一样，屹立在船头，稳操着舵把。

这天公，可真会开玩笑，只一阵的工夫，果然风停了，雨止了，海面上又立刻恢复了平

静。然而，我们每个人身上，从头发到衣服，连一点干地方也没有了，个个都变成了落汤鸡。

“咱们还去吗？”首先是画家动摇了，他一边擦着他的近视眼镜，一边说：“连我的画夹子也全被打湿了！”

带领我们的老毕同志也为难了，他说：

“大家都表表态吧，是继续前进还是向后开？”

其余的人，也都垂头搭脑，没有一个吭声的。

浪里飞扫了我们一眼，不容分说，只果断地向那青年艄工命令道：

“起锚！”

我心里想：准是浪里飞看透了我们的心思，要起锚转舵向后走了。看得出来，我们这些人的心情都立刻变得轻松了。

浪里飞却又让青年艄工拉起帆，他掌着舵，小船又继续朝着原来的方向前进了。

我们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。可是，在现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又有什么法子呢！

这时，小船一点动静也没有，只听船底在“哗哗”地犁着浪花，向前飞驰着。

一会儿，一个魁伟、秀丽的海岛，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。可能是因为刚下过一阵雨的关系，这时的太阳，显得特别明亮，蓝天、海水、花坨岛也都格外洁净、秀美。花坨岛的北端，有一个山峰叫“白塔山”，远远一看，真象一座人工修建的白塔，显得那样雄伟壮观；花坨岛的南面，有一个大洞，名曰“水连洞”，我们的小船从南口划进去，又从北口划出来，里面阴冷、清爽，又别有一番情致。当我们的.小船刚刚靠上岛时，立刻从岛顶上飞起了遮天蔽日的各种海鸟，白的、黑的、蓝的、黄的……她们都盘旋在岛子的上空，在不停地歌唱着、飞舞着，好象是特地飞出来欢迎我们似的。再向岛上看看，树木花草，一片葱绿，尤其是各种奇花异卉，都在争芳斗妍地竞相开放着。花坨岛上，到处都是万紫千红，五彩缤纷。——

一看这些光景，我们真有点惊喜若狂了，却又不约而同地转过身去，以感激的目光看着浪里飞。浪里飞这时，也满脸带笑地说：

“花坨岛是个宝物。但看见它的人太少了，你们来把它照下来、画下来，也让人们都知道，咱们的国家，还有这么一个美丽的小岛呢！”

瓦

这几年以来，不论走到偏僻的乡村还是繁华的闹市，你都会看到一排排崭新的瓦房。过去和现在，瓦房的形象一直牵扰着我的心，使我不能平静……

我兄弟五个，我是最小的，我大哥比我大二十多岁。旧社会我家很穷，为了糊口，大哥十几岁，就跟随一位老乡下了关东，原来本打算去黑龙江，但到半途，路费就用光了，只得托亲求友，在大连的瓦房店，找了一个窑场当学徒，学着做瓦。但是，那时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着东北，到处都是啼饥号寒，民不聊生，人们哪还有钱去盖房子？他在那里只干了几年，这家窑场就倒闭了，他只得重新回家学